



磨石 Moonston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Howards
End

霍华德
庄园

E. M. Forster (英)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Howards End
霍华德
庄园

E. M. Forster (英)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华德庄园 = Howards End / (英) 福斯特 (Forster, E. M.) 著.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8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ISBN 7-5600-4203-1

I. 霍… II. 福… III. 英语—语言读物、小说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888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余军 周晶

封面设计: 高瓦 潘振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00-4203-1

定价: 1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作家及作品介绍

黄梅

成长在19世纪末、“立业”于20世纪初，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1879—1970）在青少年时代目睹了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都市文明进一步此消彼长、物质主义思潮日益嚣张的情形，分担着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对贫富分化、帝国扩张、都市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怀，心里酝酿着种种困惑、忧虑和向往。离开大学以后，他开始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最长的旅行》（*The Longest Journey*, 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08）以及《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等一系列小说中用笔书写内心的感受。其中《霍华德庄园》一书通常被认为是他最成熟、最优秀的早期作品。

○ 霍华德庄园和文明的命运 ○

《霍华德庄园》围绕家产继承权和女主人公的婚姻铺叙了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是，在更重要的层面上，这是一部有关英国以及人类文明命运的寓言。

小说象征结构的中心是一所被称为“霍华德庄园”的房子。它是威尔考克斯太太露丝从娘家继承的遗产，原是农场，后因经营不善和社会变迁，土地渐渐被变卖，成了一处别业。那是一幢绿树掩映的老屋，有着土质肥沃、果木葱郁的花园以及远处的牧场和松林。它与书中主要女性人物密切关联，代表着与传统农业相联系、根植于家乡土地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也代表着古老英国的土地资产和精神传统。如文化研究专家雷·威廉斯在《乡与城》（*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一书中分析指出，自18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以乡村来对照并批判都市化、工业化的

现代生活。正因如此，福斯特只需蜻蜓点水般提到几个关键词语，如老屋、山榆、牧草和果树，便把霍华德庄园的象征性文化底蕴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了。在他笔下，庄园像托·斯·艾略特的长诗《四重奏》（*Four Quartets*, 1943）中的祖先的家园一样，代表着与乡土息息相关的前现代文明。

与庄园对立的是威尔考克斯家男性所热衷的汽车。在20世纪初，代表躁动不安的机械文明的汽车刚刚闯入私人生活领域。然而傲立潮头的威氏一家已经拥有了不止一辆车。他们的家长亨利“总在迁移，并拖着别人跟他一起挪动”。城市里的住房失去了与土地的密切亲缘关系，便也有了“汽车”的味道。施莱格尔家的住宅是租赁的，租约到期就不得不搬迁。威尔考克斯家装修豪华，充斥着鲜亮的家具，前厅中的茶色皮椅看起来“就像是汽车下的崽儿”。对他们来说房子的使用价值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展示主人的财富并使之增值。因此他们翻来覆去，不停地购买、出售或出租房产——在小说叙述涉及的时段里他们先后策划了四次房产交易，不断买入卖出，身后只留下一些“尘土和钞票”。福斯特借叙述者之口评论道：“未来的历史家将注意到中产阶级如何聚敛了财富却未能在大地上扎下根来，并可能由此发现他们总是自以为贫困的隐秘原由。”

《霍华德庄园》问世以后，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汽车进一步长驱直入地驶进亿万人的日常生活，不由分说地改变着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感受方式，改变着人与人彼此间的关系。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更能体会到，福斯特选择汽车作为现代生活的象征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他虽然在伦敦出生，但幼年时当建筑师的父亲即病逝，此后一直由母亲和姑婆在哈福德郡乡村抚养长大。刻入心灵深处的童年乡村经验使他敏锐地觉察到，汽车以及其他种种新机械的发明在为人提供便利和自由的同时，也使人失去了许多重要的、也许是最根本的东西。

与“庄园”和汽车的对比相类似的，是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考克斯家男

性的差异。以汽车为图腾的威氏家族是经营橡胶生意（种植基地在西非）的成功商人，其代表人物是父亲亨利和长子查尔斯。赚钱高手亨利能在短短两三年里让“财产翻倍”。亨利们自鸣得意地表示自己“不是为内心劳神的人”，只讲生意经，不理睬情感和精神生活。他们毫不犹豫地阻挠次子保罗谈恋爱，要求他首先在非洲“干出一番事业”；对雇员、仆人和其他社会上的弱者更是生硬粗暴，冷酷无情。在他们眼里，钱是“世界的经线”，普天之下“人人为自己”。

玛格丽特和海伦俩姐妹则继承了父亲的精神基因。已经去世的老施莱格尔先生是德国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本国“太商业化、太帝国主义化”，被“实利主义乌云”所笼罩，才转而移居英国，一度在英国大学教书。父母去世后，玛格丽特和海伦姐妹及弟弟提比靠遗产过着宽裕的生活，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①的闲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们同情穷人，支持社会改革，鼓吹妇女权益，热爱文学艺术，对现代科技心存怀疑，是马修·阿诺德（1822—1888）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中所倡导的“美好与光明”的后继弘扬者。她们朦胧地意识到，威尔考克斯们看起来理直气壮，事业兴旺，就像由他们支撑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帝国一样看似不可一世，但内里却藏着重大的危机和根本的欠缺。如海伦所说：“威尔考克斯一家是骗局，是报纸、汽车和高尔夫俱乐部构成的一堵墙，如果那堵墙坍塌了，我在它背后什么也找不到，只有惊惶与空虚。”

小说中的“故事”就是讲述这两家人以及低级白领职员伦纳德·巴斯特之流如何发生冲突，又如何试图建立联系，彼此融合。施莱格尔和威尔考克斯两家人尽管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却大体同属富裕的中产阶级并有某些天

① 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1910年间；正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大英帝国的最后的“美好”时光。

然的联系。小说一开篇就交代了海伦如何被威氏男性的阳刚之气所吸引。玛格丽特也喜欢威氏一家带来的“刺激”。她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和内心生活其实依附于威尔考克斯们的物质活动。

促使两家人建立实质性联系的是亨利的妻子露丝。海伦与保罗·威尔考克斯的恋爱是短命的。然而露丝直觉地意识到玛格丽特能够珍重并维护霍华德庄园所代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不久她又了解到施莱格尔家住房租约到期，正在寻觅住处。于是，她在病重弥留之际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要把霍华德庄园馈赠给玛格丽特。露丝的遗嘱激怒了亨利和查尔斯。他们虽然不愿在乡下居住，也不喜欢那栋朴素的老宅，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家产没来由地落入旁人之手。他们认定露丝的那张纸条没有法律效力，私自将它销毁。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不久，丧偶的亨利却唐突地向玛格丽特求婚。从表面上看，他是在按照自己一贯的思维逻辑选择续弦对象——他认为玛格丽特因其文化修养而“比其他男人的妻子更出色”，可以为自己挣面子。但是在无意识层面上露丝的遗愿似乎于冥冥中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影响着亨利。一直为露丝看管庄园的艾芙瑞也在玛格丽特来访时鬼使神差地把她“误认”为露丝（尽管后者已去世两年多），还擅自主张把施莱格尔姐妹寄存在那里的家具拆包摆放开来。由于艾芙瑞和露丝的关系极为密切，她的行为可以说是在“代理”执行露丝的意旨。

玛格丽特觉得有责任与威氏男性沟通。她认为：差异是永恒的，但是人们不该固守一端或安于分裂的状况，而是要力图打通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从而达到一个圆满之境。她是宣讲“联接”的传教士：“只要联接！那就是她全部的讲道词。只要联接平淡与激情，两者就都会被提升；人类之爱将呈现其最高的层次。不要再在四分五裂中生活。”

从订婚到结婚，玛格丽特和亨利试图实践“联接”的婚姻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和冲突，几乎破裂，但最终妥协与通融收场。施莱格尔家的旧物与霍

华德庄园相得益彰，带来了过去的“家”的氛围，使产生芥蒂的姐妹和解了。亨利在经历了变故和打击后也最终把露丝的遗嘱告诉了玛格丽特。他们和海伦及她（与巴斯特）的儿子定居在霍华德庄园。威尔考克斯精神的传人查尔斯及其子女最终没有得到霍华德庄园，相反，下层职员巴斯特和海伦的后代将成为庄园的主人。

玛格丽特的选择和命运代表了作者的希望：即消除存在于个人内心和社会生活里的某些触目惊心的分裂，并使土地文明的薪火永传不灭。玛格丽特在小说结尾时说，某种事物一时走俏，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行时：“对移动的热狂只不过是最近百年里兴起的。它也许会被一种根植于土地的文明所替代。尽管眼下所有的迹象都不利于后一种前景，但是我仍这样希望。而且，每天早晨在花园里我都感到我们的房子（即霍华德庄园）既凝聚了过去，也代表着未来。”

山隔水阻的“联姻”

如前所说，《霍华德庄园》一书中宣扬“联接”的寓意以施莱格尔姐妹的性爱关系（即玛格丽特的婚姻以及海伦与巴斯特的短暂交往所孕育的孩子）为依托。然而这部小说最致命的弱点恰恰在于其爱情描写很不“真实”，缺乏说服力。书中的巴斯特可怜、可悲而又可笑，绝没有劳伦斯笔下的劳工阶层男性的魅力。海伦对他的态度一直是高高在上，怜悯中有隐约的鄙弃，至多不过怀一点歉疚之心，几乎没有可能和他发生亲昵的关系。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17年在日记中用嘲讽的笔调质疑了这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批评家弗·雷·利维斯（1895—1978）的反响更为强烈，他说巴斯特的形象塑造是闭门造车的败笔，玛格丽特的婚事也不令人信服。对此，恐怕多数读者或多或少都有同感。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不尽然是作品的缺陷，也不尽如有些人说，是作者由于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而对异性恋爱缺乏了解、兴趣和激情。从根本上说这部小说不是关于爱情或婚姻的，甚至不是关于个人的。从篇幅上看，小说共44章，其中有25章讲述男女主人公订婚后的摩擦和龃龉，很显然叙事的重心原本就是在于表现深刻的隔阂。作者的手稿资料等也表明他最初的意图便是展示威、施两家关系的不和谐。对于福斯特，这部小说是一次磕磕绊绊的精神探险，是一次力图弥合分裂、化解冲突的艰涩的文学想象。他的这种想象并非独创 [熟悉英国小说的人会联想到幻想调和对立的浪漫主义传统，联想到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北与南》(North and South, 1855) 中也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姑娘试图通过“爱”来联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阶级]，其独到成就恰恰在于他以无比诚实的态度昭示了“联接”面临的重重障碍，如著名美国文化人利·特里林(1905—1975)所说：“小说故事的展开表明，追求‘联接’艰难得令人绝望。”

如果说亨利的求婚和玛格丽特的允婚都很突兀，那么小说重点展示的订婚后的矛盾和冲突则是真切的。在这里订婚和结婚不是精神“冒险”的结束，而是进一步的怀疑和自我怀疑的开始。

玛格丽特想“通过爱”把亨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却因为一桩桩小事越来越深入地发现了他们的“生意头脑所固有的缺点”。比如，一提到财产，亨利就支支吾吾，还要说自己是“穷人”。从他的话里玛格丽特听出了他永远觉得钱少的心态，听出了大男子主义的傲慢，也听出了他和查尔斯们防范瓜分家产的小人之心。又如准备婚事之际，亨利在——评论自家房产时说，他家在伦敦的原住房位置不佳。玛格丽特不禁回想起不久前他打算把该房租给她们时曾极力吹嘘其优点，却绝口不提任何缺陷。还有，玛格丽特乘威家汽车外出时听到附近农家有孩子哭泣，主张下车看一看，但是查尔斯对此不屑一顾，不肯停车。玛格丽特不得已从仍在行进的车上跳了下来，受了轻伤。跳

车事件极有象征意味，预示着她和威尔考克斯们将中途分道扬镳。

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考克斯们之间最重要的冲突是围绕巴斯特发生的。亨利是巴斯特的“灾星”。巴斯特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早年曾被亨利引诱并抛弃，而且亨利对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毫无检讨之意。巴斯特因亨利不负责任的信口议论丢了相对较好的工作，另外谋职后境遇更糟。最后，巴斯特在意外遭遇查尔斯时受到粗暴对待，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巴斯特之死使玛格丽特心中日渐累积起来的怀疑和抵触一下子迸发了。她认为威尔考克斯们已经“从内里烂掉了”，不可救药，只是因为事态急转直下，查尔斯被判有罪，亨利濒于精神崩溃，才使她未能贯彻离开亨利的决定。突如其来的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大团圆结局比当初的订婚和结婚显得更生硬，更不“自然”。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爱情”描写招致不少微词，其他一些处理也引发了疑惑。比如：施莱格尔姐妹对巴斯特的“恩顾”给后者带来的是灾祸，这是对“联接”理想的肯定还是控诉？代表正面价值的第一位威尔考克斯夫人露丝似乎对丈夫和子女的思想 and 行为方式毫无影响，这岂不是说“婚姻”本身并无改造社会的教化作用？玛格丽特与威尔考克斯的婚姻最终得以维持，原因是巴斯特暴死、查尔斯服刑的现实使亨利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否表示，说到底“联接”或融合的前提条件是以（某种）暴力挫败甚至消灭对方？而若真是如此，岂不又违背了“联接”和妥协的原意？

福斯特并不试图掩饰问题和矛盾。相反，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一个自相矛盾、自我解构的故事。与《北与南》中企图化解社会矛盾的浪漫想象不同，福斯特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寓言令人难堪。他在《霍华德庄园》的虚构世界里进行的漏洞百出的思想探险表明：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和文化难题没有一个行得通的答案。这部小说不是靠“故事”取胜，也不是靠其象征寓言所提供的答案。小说的生命力在于那个寓言所提出的问题，那些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有关现代文明命运的重大问题——如人际关系的瓦解和恶化、

人与自然的隔离以至对立、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入侵、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等等。

小说问世后不久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福斯特心中悲观的疑虑。此后十余年，福斯特没有发表任何新的长篇，直到1924年才推出了《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那段漫长的沉默(不论其原因多么复杂多元)和最终无法实现“联接”的《印度之行》证明，《霍华德庄园》一书的自我拆台在某种程度上是自觉的。

○ 反讽与自我批判 ○

玛格丽特和她的妹妹海伦有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际关系，追求精神生活，是文化沙龙活动的积极举办者和参与者。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包括福斯特在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精英的影子。

福斯特少年时在坦布里奇学校就读，那段经验很不愉快，使他对英国培养上层社会子弟的公学制度深恶痛绝。不过，后来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岁月却使他受益匪浅——他不仅增长了才识，而且结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曾一度居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鲁姆斯伯里地区或定期在该区聚会活动，因此被人们称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其中包括小说家维·吴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作家利·斯特雷奇、艺术评论家罗·弗莱、哲学家伯·罗素以及经济学家梅·凯恩斯，等等。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乔·爱·穆尔特在《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 1903)一书中所阐发的强调艺术和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思想对吴尔夫和福斯特等人有很深的影响。在《霍华德庄园》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这些思想的回音。

施莱格尔姐妹是布鲁姆斯伯里理想的体现者。正因如此，作者所赋予她们的局限性和尴尬处境就显得格外触目。他让“施莱格尔们像威尔考克斯们一样充分地、不受限制地遭到批评”，他强调了施莱格尔姐妹对威尔考克斯们的生产经营和英帝国扩张活动的依赖。她们被威氏所吸引，其实是在逐步认识自身的阶级本质。如玛格丽特所说：“如果没有威尔考克斯们在英国操劳生息几千年，你我就不可能安稳地坐在这儿……我越来越感到不能一边分红收益，一边嗤笑为此提供保障的人。”这些大实话令我们想起福斯特散文中自我剖析的文字：“可爱的丰厚分红源源汇入，高贵的思想应声而起，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剥削本国以及外国落后民族的穷人。”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书中出现的两次文化沙龙活动（这是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之一）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琐碎无聊，似乎不过是闲者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玛格丽特请露丝·威尔考克斯参加聚会，露丝心不在焉，对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根本不感兴趣。而在海伦参与的有关贫富问题的讨论会上，与会者的侃侃而谈大抵是些空洞的说辞。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海伦们当真试图有所作为时，她们的介入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威尔考克斯的憎恶促使海伦把帮助穷人的善良意愿付诸行动。她开始关心巴斯特。可是，她的关心却害得巴斯特先是丢了相对较好的工作，最后竟然丢了性命。

在某个意义上，害了巴斯特的正是他对“文化”和“艺术”的信任和景仰。那个“营养不良的年轻人”附庸风雅地听音乐会，晚上在简陋不堪的地下室里捧读罗斯金，对邂逅相识的施莱格尔姐妹倾慕不已。如果说亨利给他带来了损害，那么，在小说情节的运作中威尔考克斯们的伤害能力是通过好事的施莱格尔的介入而发挥作用的。最终，施莱格尔家传家的宝剑成了查尔斯威吓、打击巴斯特的工具。施莱格尔家的藏书是巴斯特殒命之际砸在他身

上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患有心脏病的巴斯特究竟是在哪一刻死去的——是在查尔斯抄起剑、或是在剑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还是在大量书籍轰然砸落到他身上以后。但是，作者把他的死和施莱格尔家最有象征意义的旧物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有所用意的。

记述音乐会场景的第五章是最直接描写施莱格尔—巴斯特关系的。这一章有如一篇精彩的讽刺杂文。施莱格尔们“倾巢”出动，去欣赏贝多芬提供的“最壮丽的声音”。海伦为之兴奋，为之沉醉，并从中感悟到（以威尔考克斯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中的“惊惶与空虚”，一时精神恍惚，匆匆退场拿错了雨伞。而坐在玛格丽特旁边、花费掉好多天生活费专门来“朝圣”的巴斯特却难以深入音乐本身。因为他并无太多音乐素养，所倾慕的其实是艺术作为社会符号所标志的尊严和地位；也因为海伦错拿了他的雨伞，对他来说，伞是价值不菲的“财物”。他为自己的伞担心，更加无心听音乐。他怀疑海伦是成心偷他的伞，但又不敢说出来。音乐会散场后，他跟玛格丽特去取伞。不料海伦对此事毫不在意，相反却劈头说他那把伞实在“太糟”，让巴斯特羞愧难当。这段雨伞插曲是施莱格尔姐妹和巴斯特交往的起始。

在雨伞事件上体现出了耐人寻味的阶级差别。施莱格尔们根本想不到区区一把雨伞会被人认为是值得一偷的东西，根本想不到有人会因为它而惴惴不安。海伦的态度表明她对巴斯特们没有真切的了解，缺乏发自内心的关怀。她后来为巴斯特打抱不平，甚至和他一时亲近，都不过是在任性地伸张自己的意愿和“原则”。这些自我欣赏的文化人并不当真关心或在意自己赏赐的“公道”给对方带来什么。而《霍华德庄园》最发人深省的主题之一正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批评。

书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常常是通过口语般简洁、清晰而又充满反讽意味的精彩文字表达的。虽然不及萧伯纳的警句那么犀利而又富于戏剧性，但也几乎像格言一样精确明畅，让人过目难忘，给读者带来快感和享受。就“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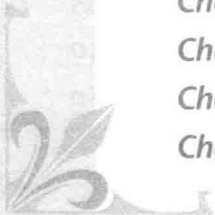
赏”而言，有机会并有能力阅读原文的读者是幸运的，因为即使优秀的译文也很难传达这种风格的韵味。

《霍华德庄园》中至今能触动我们的东西，也许就是作者的那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人类的命运，也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自己认同的社会理想。这部作品问世近百年后，今天的施莱格尔们似乎选择了另一条“融合”的路。当今世界村里各类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被纷纷卷入叫卖和消费的狂欢盛宴、与威尔考克斯们并肩冲上赚钱第一线。当各种知识或伪知识、文化或反文化越来越被迅速地转换为现金收益之时，还有多少人能像福斯特那样迟疑并质问、能像福斯特那样自我批判并（有时候）缄口沉默呢？

Contents




| | |
|------------------|-----|
| Chapter 1 | 3 |
| Chapter 2 | 6 |
| Chapter 3 | 13 |
| Chapter 4 | 24 |
| Chapter 5 | 33 |
| Chapter 6 | 48 |
| Chapter 7 | 59 |
| Chapter 8 | 68 |
| Chapter 9 | 78 |
| Chapter 10 | 84 |
| Chapter 11 | 93 |
| Chapter 12 | 108 |
| Chapter 13 | 113 |
| Chapter 14 | 121 |
| Chapter 15 | 132 |
| Chapter 16 | 145 |
| Chapter 17 | 157 |
| Chapter 18 | 165 |
| Chapter 19 | 175 |
| Chapter 20 | 185 |
| Chapter 21 | 194 |
| Chapter 22 | 195 |
| Chapter 23 | 203 |





Contents

| | |
|-------------------------|-----|
| <i>Chapter 24</i> | 212 |
| <i>Chapter 25</i> | 217 |
| <i>Chapter 26</i> | 228 |
| <i>Chapter 27</i> | 245 |
| <i>Chapter 28</i> | 251 |
| <i>Chapter 29</i> | 256 |
| <i>Chapter 30</i> | 262 |
| <i>Chapter 31</i> | 269 |
| <i>Chapter 32</i> | 275 |
| <i>Chapter 33</i> | 279 |
| <i>Chapter 34</i> | 288 |
| <i>Chapter 35</i> | 299 |
| <i>Chapter 36</i> | 303 |
| <i>Chapter 37</i> | 306 |
| <i>Chapter 38</i> | 317 |
| <i>Chapter 39</i> | 324 |
| <i>Chapter 40</i> | 326 |
| <i>Chapter 41</i> | 330 |
| <i>Chapter 42</i> | 340 |
| <i>Chapter 43</i> | 345 |
| <i>Chapter 44</i> | 350 |
| About the Author | 360 |



HOWARDS
END